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借五

得雲山聖書萬年宮道士題道一編借

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游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踏雲邊

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篋從之時朱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為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錄於大元契先生由是紫葉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播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牒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數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列正而契真復與既卑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髮髯間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職事遲曉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

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輒而汗露露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寶金姿麗駕放來迎是也師為性沈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其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于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容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构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菓園蔬

園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園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葦炬遶巷陌雜數刻方匝而炬之燼若初人訝而詢之對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是為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疫癘暴作而城中貧賤富貴皆無恙每以符藥救人有所得悉為焚修之費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素不飲後欲與茶堂又辭以佩法錄客稍怒元化執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歸觀中願子少待即再相見因取劍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脊薄如五七歲小兒攜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善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擊跽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柩甚重若有鐵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

輕臨墳發視之則頂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畧無異至今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闕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溫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難貧窶未嘗絕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為辱賜爾蔡諾之齊物曰飲於市雖屠沽輩亦不問至夜後方歸忽醉罵臻臻畧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汗董僕慙怒欲撲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辱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

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問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學如君者願有小術為獻臻問何術曰黃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祭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袖簪引以為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割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張無夢字雲隱號鴻濛子鳳翔盩厔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為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及冠以資產委其弟遂入華山與種放劉海蟾結方外交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間以修煉內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待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

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甥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畧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賜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闕賜行其辭曰混元為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道遙物外自沈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誓纓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款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白術秘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

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社門不出士人或見而請問者則對之以龔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為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于金陵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肢體柔輒指甲不青心曾焉暖史君玉琪遺吏藏于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若虛子陳景元嘗頂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那奇為州主具奏真宗令子孫見存焉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軍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粵者指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遊

近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奮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為石室險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擇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群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溼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饌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欵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葱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屢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為人訟移鞫于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糧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遂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

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教書至久之請為道士每到仲春人服蔬藥時張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溺腸嘗有二小高於脫白縷一人中暑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為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高鑄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償其間有以多為辭者以是錢償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與二百粒不動移刻更與百粒微澆澆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殯而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蕭鼓之聲其子為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憲

郭上憲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嘗以

備屣淪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
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采凜然屢目
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
劍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
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

尾後至一閭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邪可
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
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
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
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
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
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
縕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憲也趙亦嘗
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
今為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
大以為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
若然當為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
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
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級水浣身卧槐下遂
絕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之竹取故傘柄通

其中挿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為狐犬所發
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
日乃退趙慮其棺為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
無尸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梁泉蒲
池世以農桑為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羊遇一
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
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
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
也論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得服者無
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
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
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
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然睡
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
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
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
豌豆藥以新汲水燕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
夕而愈僧眾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

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僇之物皆不
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
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
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
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

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
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扁鑄擊柝以固護復
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
但粟粟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君見
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為道
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鑲銀龍頭拄
杖銅朱記鸚鵡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
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
為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
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
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
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
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
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
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

遺門人皆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秦庭謁張尚書林而惟甫未還忽覺疫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道士為僮精舍有鐘齋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迤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疎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兩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精成海氣積成

神匪我相和少言休語抱一贊棄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罕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道過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和者難言行者自見聊書懸惻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烟荒郊似水更保神和別休請問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為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子不願彰名姓綠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時能數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度為道士與張練師紹英居積金峯却穀常屨滿戶外先生曰北其絕迹而躡我屐不太多事予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逢一吏命先生閉目曰謹執子裾惟覺林梢拂足關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脚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

闕偽乃載游瀨鄉校雖太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聞然忽睹闕闕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樓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遠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齋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見聖政錄及仁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教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偈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和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為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梳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為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還尊先生為度師

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奮
晦令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
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蹟

李仙人

崇史仕宋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
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
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
再三帝曰往哉速往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
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馬仁宗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
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
中前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自
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
仕厥考因藉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
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子建
隆觀五年試業為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
親雖初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

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
景靈宮任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錄
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
昭應宮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
之士五十餘人同豐傳授從善首與馬復宣

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
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
前呪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
尋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
文頒諸宮觀呪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
告成詔撰聖像五藏銘應制者衆惟從善稱
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
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
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
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
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懼而從善遲久方
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勅令聖駕回矣俄而帝
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
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
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

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
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
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在
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
道錄薦為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

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
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
街副錄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
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
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
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
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
弟煩為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
拜章式行于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
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
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疎遠唇若積朱齒如排
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

醉遊旗亭適廢人白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深害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甲豈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壺橋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繪錦鱗元府鳥離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嘗儻若為同志續有臺天兩箇人先生有弟子陳通更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為功行恐人知今之為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為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為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

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隙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語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令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嶽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推闡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冲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漢 淨雲山聖壽寺年宮道士趙通二編修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連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手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聞在京師畫則闕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